

心语年轮

回眸白桦林·校园文摘新选

卷 首 语

人生情最重，在人的一生中，你不但领受着亲情、友情、爱情，同时，你还要真心地付出亲情、友情、爱情。“三情”的循环往返，就是生命的延续，“情”的延续。

父母对孩子来说，意味着是可依赖的苍天大树，是避风挡雨的一双翅膀；

孩子对父母来说，意味着是心头最甜蜜的牵绊，是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朋友就像是一个了望社会的窗口，朋友多，窗口就开得大，室内就会阳光明媚。

挂在嘴边的爱，并不因了常常念叨而变得深厚起来；
藏在心底的爱，因为无私无欲，才是一份真正的永恒。

人活着就要不断地前进，因为生活始终在前进，谁跟不上它的步伐，谁就会孤零零地落在后头。

热爱生命，因为生命属于你只有一次。

相信生活，因为它给人的教益强过任何一本教科书。

重要的不是你活了多久，而是你活得是否合理。

表面上，人的命运如此不可捉摸，但你只需仔细地审视自己的生命，反复地思考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你就可能牢牢地抓住命运露出的尾巴。

年龄绝不是青春的唯一标志。

有的人老了却很年青；有的人很年轻却老了。

保存那颗充满理想和热爱的心灵，生命便能超越自然的年轮，不断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目 录

卷首语	(1)
父爱的琥珀	歌 手(1)
父亲的罗曼史	肖 寒(4)
爸,您听见了吗?	季平途(7)
和继父一起生活	赵美萍(12)
千金一诺	张艳梅(15)
静静的日子	朱燕玲(17)

母爱如海	王雁翔(22)
洗衣的母亲	婴 父(28)
难诉亲情	郑培云(32)
枕芯里飘落十元钱	杜元古(36)
在梦的远方	林清玄(39)
外婆桥	梅 子(41)
最好的作品	董晓宇(45)
让一切神灵保佑你	杨志广(49)
给儿子最后一个“KISS”	邓 皓(55)
放孩子飞吧!	刘 塘(59)
生命	伊能静(63)
以心换心	伍春明(67)
筑巢记	陈惠婉(71)
我的另一半	尤 今(76)
爱情傻鸟	李燕妮(80)
浪漫的爱情回来了	叶 子(83)
真情还是假意	天 池(89)
地毯的那一端	张晓风(92)
爱的领悟	犁 雪(100)
为何忽视你永远的眼神	萧 凉(106)
我,终没登上你的客船	岱 岩(112)
美丽的情误	陈文涛(115)
TODD, 我们有缘	MARIE.C.H(119)
那只风筝属于我	罗雪辉(125)
相爱便是永久	璐 璐(129)
无语的爱情	邓 皓(133)

回家	王 雄(136)
第一束玫瑰	郭进国(139)
最初的纯真	周 方(141)
生命中无法释怀的	凌 鸽(144)
那堂语文课	夏 冰(148)
另一种赞美	尤 今(151)
女孩,背着行囊走天涯	郑春梅(156)
梦风筝	澄 子(160)
永远的大朋友	李晓洁(164)
一夜拥抱	宋黎芳(168)
陌生人的红苹果	黄文婷(170)
二泉作证	韩静霆(172)
来访的女孩	南 丁(177)
记得有人在爱你	刘高贵(181)

因为母爱的伟大，我们常常忽略了父爱的纯洁。父爱常常要经过更多的淬砺和沉淀才能倏现它同于母爱又区别于母爱的伟大心路历程。

父爱的琥珀

□歌 手

打小，母亲就被我自然的天性折磨得忧心如焚。无奈之中，她把管教我的责任大半交给了父亲。

父亲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母亲有所不同。也由此，我得以免去了相当多的皮肉痛楚。比如每次我闯祸回来，父亲都阻拦怒气冲冲的母亲，有时还会当着母亲的面理顺我翘翘的头发，说一句倔小子将来才会有出息之类的话。但我知道，父亲此刻心中也一定满是恨铁不成钢的火焰，只不过他清楚，打骂对于他眼前的这个儿子来说纯属枉然，甚至会起副作用。而他除了在半夜里偷偷看着儿子身上的伤疤是否化脓和压压被子外，同样显得无能为力。

因为被爱，父亲太多的叮嘱和忠告被我忽

略。那时,我除了按自己的意愿去淘气恶作剧外,根本没去想这些行为的后果会给别人和父母带来什么样的痛苦和哀愁,只是潇洒地活在父亲宽容的臂弯的庇荫下,忽视父亲一回回原谅我的过失为信任。只一次,当我再次犯了同样的错误后,他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怒火,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当我大声喊叫着欲跑出家并声称永远不回这个家的时候,我从缓缓放下手臂的父亲的眼中竟获悉了两颗闪烁而无助的脆弱。

因为是男人,父亲在我每次闯祸过后还要安慰内心受到伤害的母亲,然后,再次接过母亲“养子不教父之过”的偏激责难。就这样,父亲在这爱的过程中顽强如草地支撑着他的身躯和思想。很快地,华发渗出了他正当壮年的鬓角,额头也过早地爬上了皱纹。而今回首,他就是在这样无言的爱的过程中加剧了自己的衰老。渐渐地,我长大了,有了事业有了女友,行为也逐渐趋于成人,步入正轨。父亲似乎不必整夜坐在台灯下抽烟等他夜不归宿的儿子,或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看见有人打架而担心是他叛逆的孩子。但在家中,他还是常常被儿子口没遮拦的言词弄得很尴尬……

直到有一天,父亲老了病了。在医院,我侍候在他的左右。当我听到他轻轻的却极其痛苦的呻吟,当我情不自禁地数着他深浅纵横的皱纹,当我的双手又触摸到他腰间那块厚厚的伤疤,我便会想起——那一晚父亲打过我后是怎样忐忑地陪我入睡,又是怎样让我看他这块战争年代留下的创伤和讲关于他是怎么走向成熟的故事……这时,我才蓦地发现,许多年来自己一直作为准则的那句话“历史就是年轻人战胜老年人的过程”在今天看来是怎样的肤浅和苍白。我终于明白是什么消磨了战场上是英雄的父亲的锐气,意识到自己曾怎样一次次辜负和伤害着父

亲的良苦用心。

原来，父亲一直要我做一个靠自身走出误区并迈向成熟的男人！

“原谅我，”于是我跪在父亲的病榻前，泪流满面地说，“我错了，父亲。”

“改了就好。”父亲笑着说，“不是说僵孩子才会有出息吗！”第一次，我看到父亲露出如此会心的笑容。许多年过去了，父亲忍受了那么多的心理压力和委屈，但一个道歉就已足够，这种伟大的爱仅仅用几个字便能回报吗？

也许，爱的过程本身便是夹杂着一些痛苦的。就像母亲的一生都在为子女操劳而且永远不会满足，父亲亦如是。只不过父爱要经过更多年的淬砺和沉淀才能倏现它同于母爱又区别于母爱的伟大的心路历程。

因为母爱的伟大，我们常常忽略了父爱的纯洁。但终有一天，当我们因爱而回首，就会发觉，父爱的温暖正如那颗晶莹的琥珀，闪闪熠熠，不染尘埃。



当大多数子女已经记住了“母亲节”
这天要给母亲送件礼物时，是否也
知道，做父亲的在一旁眼巴巴地祈
盼着……

父亲的罗曼史

□肖 寒

真的，假如那天晚上母亲不说，我这辈子也
不会相信父亲居然也会有罗曼史！

父亲似乎缺少笑的细胞，遍搜我的记忆，从
小到大，父亲从未和儿女说笑过，那黧黑的脸总
是阴沉沉的。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和父亲一块干活。妈
坐月子时，父亲做饭我烧火，火点慢了，或者该
旺时不旺，该小时又不小，都会招来父亲雷霆般的
训斥，我颤颤兢兢，手忙脚乱，越发烧不到点
子上……至今回想起来仍有余悸。

我在感情上总是很难和父亲亲近，父女情
感可谓淡如白水，无论离别多久心中相念的是
母亲，梦中牵挂的还是母亲，父亲不过是一种道
义上的概念，符号而已。

经常纳闷，像父亲这样一个汉子，怎么会娶到母亲这样一位纤纤秀女？两人太不般配了！

不过，别看父亲对我们几个子女那么凶狠，对母亲却恭顺有加，这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个谜。

长大后，儿女们唿啦啦拍拍翅膀飞走了。

每次回家，我们至多淡淡地跟父亲打声招呼，便簇拥在母亲身边，从来不曾想父亲会有何感触。

中秋节，我回家去了，是父亲给我开的门，看见我，他的眼里泛起一阵亮光，对里屋喊：“琴儿回来了！”妈忙跑出来，我拥妈进去，掏出给妈买的衣料、鞋袜，父亲立在一旁讪讪地。“你爸的呢？”妈问。我傻眼了，一大包礼物竟无一件是给父亲的。只见父亲的脸更暗了，拖着年老缓重的脚步走了出去，妈忙追出去……

那天晚上，妈给我讲了一件与白天发生的事似乎毫不相关的故事。我想，这个故事妈原本是作为私房，永远珍藏的。

母亲说父亲年轻时黑是黑，但还是英俊挺拔的。一个家境贫寒的农家少年，藏着一份痴心妄想：此生定娶一位很像样子的女子为妻。18岁那年，由叔婶作主，一班乐手给他引来一位新娘，洞房之夜他揭开盖头看了一眼，便跳窗逃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父亲与母亲的见面颇有戏剧性。那是解放前夕的一天，父亲所在的部队俘虏了一批要过江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官兵及家属。开始，父亲横持着上着刺刀的“三八大盖”，不时对俘虏群大声喝斥：“跟上……”但不久，他的喝斥声不那么凶狠、刻板了，变得犹豫以至于口吃起来。他那对着俘虏的刺刀也慢慢偏转，开始与他们平行……他发现了一位女子，就在那黄尘裹体的残军

败旅中。蓬乱的鬓发，皱巴巴的衣裙和一脸的萎顿相，都掩遮不住那女子的高贵和美丽。是那双不时地东张西望的惊惶的眼睛，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使他眼睛一亮。那女子就是我母亲，一位富家千金，18岁尚不识麦苗与青草。

于是父亲成了她的俘虏。

父亲的求爱方式很奇特，你绝对想象不到它竟会使我联想到旧时的欧洲骑士凭借月光树影，站在贵族女子绣房的阳台下痴痴地吟唱情歌的浪漫情景。然而它与当时的环境又十分相符。

当时母亲一家被关押在半坡上的一孔窑洞里，坡下是部队的操场。他无法接近母亲，便让自己频频出现在她的窑前，一向不苟言笑的“黑排长”突然活泛起来，脚步异常轻快，喊操声格外响亮。硝烟未尽，他却让自己的衣着尽可能地干净挺括，弄出些英武气。接着他开始唱情歌了，不是独唱，是领唱合唱，领着战士们一块唱，但母亲总能从合唱中听出父亲的声音，“因为他的歌声比别人洪亮，还有味儿……”

情歌的内容如下：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母亲讲到这里，我忍俊不禁笑出声来。母亲也无声地笑了。接着我们都不说话了。我想母亲此刻和我一样，心中充满了月光样的柔情。

伴随着一阵拖沓的脚步声，父亲踩着月光回来了，小心翼翼地捧着一碗浆水菜。他咕咕哝哝对母亲说：“现在做浆水的人不多了……明天是小琴的生日……”浆水菜是我最爱吃的。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那是我永生难忘的一个中秋和生日，因为我对不住父亲却又重新得到了父亲。

爸，一眨眼，孩儿已长大成人了。油茶面儿、小咸肉丁儿很少吃了，可我真想再吃上那么一顿，再回味回味乡村的冬夜，回味回味煤油灯下的浪漫与温馨。

爸，您听见了吗？

□季平途

——献给我的爸爸老师

爸，我是您的大闺女儿。

从小就被爷遗弃的爸，心头有伤，可爸从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受一点点伤害。

我生下来就体弱多病，是在爸的怀里长大的。爸用温柔爱怜的目光凝视着怀里的病儿，我哭一声儿，爸的心上就像扎了一针，我说的对吗？爸！您说，我在您的怀里躺着，就像小羊羔儿一样乖，一次我有病，您泪流满面地抱着我，从上午直到天黑。

那时候，您和妈总喜欢考验我和哥谁最有心眼儿，您俩拎回来一大兜苹果，往土炕上一倒，您和妈就偷偷地躲在一边儿观察。憨憨的哥总是只拿一只，慢慢地吃；我，划拉划拉，把所有的苹果都堆在屁股底下，吃一只掏一只。哥

向我要，我才不给呢！我从三岁起就会这么干了，对不对，爸？看着我们小哥俩你争我夺的样儿，您和妈就笑啊笑啊的，都笑出眼泪来了。

咱家七口人，每天桌上都要放七只碗，摆七双筷子。哪个孩子走亲戚去了，您也让我们把碗筷摆上。我知道，您是时刻盼着您的娇儿回家，端起饭碗和您一起吃这顿饭的。

爸，咱家在农村那时，多好！

那时候，我们五个小孩子都那么小，爸妈都那么年轻俊秀。爸是师大毕业的学生喜欢当老师，您一毕业就回家乡教书去了。教语文课很辛苦，您案头的作文簿总是摞得高高的。您有个深夜读书改文章的习惯。读着改着，您就饿了，常常一个人鼓捣点儿吃的，什么咸肉丁儿啦，油茶面儿啦，玉米糊儿啦。最初，我们都贪睡，天一黑儿就睡下了。可是，你们常常被咸肉丁的香味，油茶面儿的甜味儿唤醒。于是，这个也吵着要，那个也闹着吃，您可就忙开了。这个送点儿，那个送点儿。后来，我们干脆不睡了，趴在被窝里眯着眼睛等。爸一个人在煤油灯下读啊，改呀，灯捻儿挑了又挑，剪了又剪。一到八九点钟，您就狡黠地笑着问一句：“喂！谁饿呀？”五只小头儿纷纷抬起，五双小眼睛霎时睁开，“我！”“我！”……五个小被窝儿里唰唰唰举起了五只小巴掌。爸，您一定知道我们谁也不会睡，要不，您怎么能那么笑呐！一听这异口同声的回答，您就乐颠颠地拣拌子，铲煤，架炉子，一只小盆儿或瓷缸儿架在小火炉上，满满一缸子咸肉在里面咕嘟嘟地炖着。或者坐一小壶水。条件太差了，火上不去，有时，小妹妹会因为困倦而等不到肉熟水开就又趴在被窝里睡着了。而我和哥就硬挺着，像瞌睡虫儿一样点着头儿，一会儿趴下，一会儿抬头，半睁着眼睛看看，抽抽小鼻子闻闻，再点头趴下。待

肉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小屋儿，或小水壶发出了欢快的歌唱，我俩就都精神了。哥推推我，我推推大妹儿，大妹儿推推二妹儿……一个推一个，“醒醒！”“醒醒！”有时，自己还醒得不真切，就迷迷糊糊地推别人儿，等小妹妹问“干啥”，自己还答不上来，就依年龄次序和床铺的次序，自老小问到老大，“干啥？”“干啥？”……最后还是爸最清醒，“吃——肉（或油茶面儿）！”

啊！顿时，五双小眼睛全亮了，整个屋子都亮了。推醒了妈，于是，在小乡村的小土屋里，煤油灯桔黄色的光焰下，七个人卧着六个，一人儿擎着一小碗儿好吃喝，吃得津津有味儿。

那时候，我喜欢冬天，因为只有在温暖的冬夜，我们的小火炉才会架起，才会有小水壶的欢歌！

爸是个勤奋的人，读的书挺多，也挺幽默。那时候，农村人肚儿里难得有点儿墨水。爸教中学，有一次，一个学生问遍了全中学的语文老师，也没弄懂“孤陋寡闻”是什么意思。爸耐心地讲解之后，半是感慨半是打趣儿地说：“连‘孤陋寡闻’都不知道，你也太孤陋寡闻了！”学生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样这个词的意义也就生动形象地输入了大脑，刻在了心上。

小时候，我懒极了，不爱查字典，读字儿净念半边儿，总闹笑话。有一回，我读出了一个“满 kōng 怒火”，您生气了，伸出大手在我的小手儿上狠狠地抽了一下：“叫你懒，叫你懒！激起我‘满腔(qiáng)怒火，记住了吗?’一巴掌抽得我鼻子发酸，我气嚷嚷地想：叫你抽，叫你抽！等我长大了，你长小了，我也抽你！我哪里知道，用手心抽手，爸也疼啊！

这一巴掌打哭了我，也让我记住了“满 qiāng 怒火”。从这儿以后，我开始背《新华字典》。二年级时全公社默写比赛，我得了头名。爸您什么也没说，可是，那天您买鸡干什么？

爸，您对我们也太严了，不让做鬼脸儿，不让看爱情小说，不让说老师一句怪话……记得上小学时，贪玩儿的我骂了这么一句：“啥老师！工资最低，作业不少，臭老九臭老九！”我正骂得起劲儿，埋头书案的您又一次被激怒了，您抬起充满血丝的双眼瞪着我，又在我小小的手掌上“啪啪”猛抽了两下。好疼啊！我都哭了。可您却依旧十分严厉地训我：“不许骂老师！”而后，您还让我去站墙根儿，五分钟，反思。打这儿以后，我一想骂老师手心儿就疼。

尊敬老师，尊敬老师，您总是这么告诫我们。我上研究生后，您来信也总是这些话。有时您忙，只写几个字，也忘不了在末尾写上“代问你的导师好。”爸，您知道吗？我读研究生期间，每天早上起的特别早，总去水房打上一壶滚烫滚烫的开水。于是，三尺讲台上，总放着一只竹壶，一只水杯，一盒清茶。那是我献给恩师的“敬师水”“爱师茶”。是谁教我学会了这些，爸？是您，我的启蒙老师，抽我手心的爸爸老师！

谁说“世上只有妈妈好？”爸，世上您最好！

不过，爸，您哪儿都好！就是您有点太能“吹”了。您的博士儿子、硕士大闺女儿、学士二闺女儿……总挂在您的嘴边儿上，逢人就“吹”。叫我们多不好意思！一提起孩子来，人家就都得听您的了，您就像小孩子似的张狂，满面红光，口若悬河“吹”几个小时都不带重复的。“吹”着“吹”着，您就被自己的孩子的“伟大”感动得流下泪来。对吗？爸！这是妈说的。

可是您当着我们面儿可从不夸我们，尤其是在相貌方面，这可不是因为我们丑——我邮回去的相片大家抢着看，您干嘛儿挑好的全给锁在书柜里了？您还美滋滋地逢人便说：“我大闺女儿人儿长得不咋的，倒照了几张好相片儿！”爸，您的心我懂，可

是不是好多话就该这么反着说？

爸，我有天大的本事，也拦不住您想我。不过，我给您提个建议：坚强些！好吗？那天，您听“红太阳”磁带时，跟着卡拉OK又唱又跳，像个小孩儿！可乐曲一转到“新苦的房，雪白的墙”您就不唱了，像个木偶一样呆立着，大颗的泪珠无声地滚落在地上。我问您怎么了。您哽咽着：“那时候我在‘牛棚’里，总挨打……”爸，坚强些！把屈辱甩在脑后，今儿个，多晴的天儿呀！

爸，一眨眼，孩儿已长大成人了。油茶面儿、小咸肉丁儿很少吃了，可我真想再吃上那么一顿，再回味回味乡村的冬夜，回味回味煤油灯下的浪漫与温馨。

